

重访凉风尖

朱正琳

凉风尖是我妻子1969年作为知青“插队落户”的村落，地处贵州省湄潭县抄乐乡境内。当年从贵阳出发，先乘火车到遵义，行程160公里；再转乘长途汽车到湄潭，行程74公里；然后步行到当时的抄乐公社所在地落花屯，行程16公里；从落花屯到凉风尖还剩约四五公里的山间小路，一路攀爬登顶，就到了我妻子与几位同学组成的那个知青户。

湄潭地区素有“云贵小江南”之称，在贵州境内是富庶之乡。当年把湄潭划为贵阳女中的一个“安置点”，明显是对女中学生的一种照顾。与之配套出台的还有一个照顾性质的政策：女中学生可与外校男生自由组合成户，并落户于女中的安置点，原则上是一个带一个。我妻子所在的那个知青户，就是由三名女中高三学生“带”了三名九中高三男生组成。九中那三位男生中有我一哥们，所以我也就成了那个知青户的常客。像我这样的常客还有另外两位。我们仨都是已然辍学的“社会青年”，一无所有，但有的是时间，所以渐渐地就从“常客”变成了常驻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倒仿佛那个知青户本来就是九口之家！生产队似乎也从来不计人数，来的就是知青，出工就给工分，最后全记在那个知青户的账上。

说是一个“生产队”，其实当时凉风尖总共只有三户人家十来口人，壮劳力只有吴氏兄弟二人，其余均为幼。那倒也并没有太让我们惊讶。湄潭县在“三年困难时期”是全省闻名的“重灾区”，我们都早有耳闻。那三户人家都是与吴姓有关的亲戚。把自己的房子腾出一半来给我们住的，是一位年龄约五十上下的妇女。家里没有男人，她独自带着两个女儿过活。我们（至少是我）没闹清她究竟是吴家女儿还是吴家媳妇，只是估摸着年龄径直地尊称她为婆婆。这位婆婆话不多，也很少见她出门。据她自己说，她至少有二十年没进过湄潭县城了。忽然从贵阳城来了一帮似乎不知愁苦的少男少女，笑声不断、歌声不断，她却好像丝毫未受惊扰，日子依旧过

得像山一般沉静。记忆中她时常坐在院子的一角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不知道她究竟在想什么，但那善意却是写在脸上的。

这帮少男少女其实也并非不知愁苦，只是抑制不住青春带给生命的欢乐而已。而且，当所有自主的筹划都被删除取消归零，生活也就被完全交付给了“命运”，要愁也真不知从何愁起！那光景，我后来曾有点文艺腔地形容为“在时光中漂泊”。如此“漂泊”不到两年时间，机会来了，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首次“知青倒流城市”潮，陆续听到有知青把户口“办回城了”的消息。我们这个知青户的一户六口，又开始有了“自主的筹划”，斗胆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竟然全都成功了。先是在湄潭县城拿到户口迁移证，各自攥在手里，人称“荷包户口”。回到贵阳再各显神通“上户口”，历时一年两年三年不等。那当然是一件使尽了浑身解数的事，只不过年深日久时过境迁，那些解数已不足与今人道了。

六个人的“荷包户口”都已到手之后，凉风尖知青户的全数人马（包括我们几个常客）特地回到凉风尖告别。婆婆说话了：“凉风尖从来就没有这样热闹过。你们走了，这山里又要冷清了。”我们当即信誓旦旦地回应说：“我们还会回来看你们的！”婆婆却摇摇头，说：“你们这一走，就不会再来了。”那一别至今已四十八年，我们果然没再回去过。当然，这四十八年确实也发生了太多的事！

此番应朋友之邀到湄潭一茶园小住两日，妻子和我也都没有想过要重访凉风尖。不是不想，是不相信能够成行。结伴而行的四对夫妇，年龄都在七十上下，单是那四五公里的山路就足以让我们望而却步。按我们的想法，能到湄潭县城就已经算是“故地重游”了。

没想到我们落脚的茶园是在兴隆镇，而兴隆镇是我们当年来来回回的必经之地，离落花屯仅有6公里路！妻子有些心动，于是试探地问同行者：“我们可不可以绕道到落花屯去看一眼？”同伴们欣然同意。10分钟一班的公交车，很快就到了抄乐镇，也即当

年的落花屯。妻子和我的本意是在镇上逛一逛，找个熟悉的地点拍个照留个影，即已不虚此行了。

没想到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执拗的热心人，他的态度让我们觉得，既然都已到了落花屯，不去凉风尖简直就形同犯罪。我们提出山路不好走的顾虑，他一口就把我们堵了回去：“你们怎么知道那里现在还没有通汽车呢？”我们于是开始沿街打听，但问了好几家店铺，都是连凉风尖的名字也没听说过。后来我们发觉，在这镇上做营生的年轻人，很多也都是外地人，看来得找年长一点的人问问。

没想到我们碰到的第一个年长者，竟然就是凉风尖吴家的亲家！接下来的没想到更是接踵而至：没想到凉风尖果然已通了汽车路；没想到那幢老房子至今还在，并且还住着那位婆婆的家人；没想到那位婆婆前年才去世，我们倒是晚来了一步；没想到吴家一子弟立马答应开车来接我们……那位“亲家”用手机很快就把我们的凉风尖之行安排就绪了。

开车来接我们的吴家子弟一见面就自报是1971年生人，说：“你们在这里的那会儿，我还没出生呢！”山路并不特别好走。前半段是水泥路，后半段是砂石路，作为汽车道，堪称羊肠小道。弯弯绕绕的，一路上也见不到昔日眼熟的任何标记。所以，我还是有些将信将疑，担心是那位“亲家”错把“这丫头”当成了“那鸭头”。直到车停下，我们步行爬上最后几十米山坡，那幢木板墙青瓦顶的老房子和那个向着对面山岗开放的院子出现在我们眼前，我才终于相信，我们的凉风尖之行已然成行。妻子立马激动起来，拉着来迎的女主人就径直地冲进当年女生住的房间，说是要看看那里的地板。在她的记忆中，那地板“好得很！”地板还是原来的地板，只是也苍老了许多。那间屋如今是主人家的卧室，但有些老家具还在。拍了一张照在微信上发出去，当即收到当年同住一屋的同学回复：“我还认得那个米柜！”

男女主人早已准备好茶水候在院子里，显然是已经接到过电话。女主人就是那位婆婆的大女儿，今年69

岁。男主人是其丈夫，今年70岁。两位年龄与我们相仿佛，都比当年婆婆的年龄要老近20岁！远近几位邻里也被惊动了，站在院子围观。有人直指其中一位妇女介绍说：“这就是细的那个娃。”应该是婆婆的小女儿，自报已63岁。其他几位围观的男男女女，看年龄也都是当年的小男孩小女孩。一个个笑眯眯地、七嘴八舌地在回忆我们当年的行状：“油炸包谷把炸了一大簸箕，放在院子里给来往的人随便吃。”“下田摸田螺，没带袋子，把长裤脱下来绑住裤腿做袋子。”“一到晚上，就坐在院子的石台阶上唱歌，一宵接一首。”……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旧日时光。

女主人殷勤待客。一会儿从自己地里抱来一个西瓜，一会儿又从自己树上摘来一筐梨子。这边还在吃着，她那边又悄悄准备好了让我们带走的干豇豆、腌辣椒，都是当年她母亲爱做我们爱吃的食品。意犹未尽，她还几次三番地拉着我妻子的手说：“你不要急着走嘛，要几天再去，到时候我送你嘛！”有邻居在一旁补了一句：“她家里有人开车。”见留不住，她又说了：“那就春节来住几天，来吃杀猪酒？”那份急切溢于言表，我觉不像是客套。妻子后来也跟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跟她亲。”

当初的两位青春少女，如今的两位白发老妇人！看着她俩，我不由心生感慨。年华似水，岁月如歌，人生若梦……一时间想得起来的成语全都涌上心头，却仍觉词不达意。后来说起，妻子也有同感。女主人其实也不时地发着感慨，只是被她浓缩成了两个字：“稀痕！”“痕”字是我根据她的发音揣摩写出的。我总觉得，她这个“稀痕”比我们常说的稀罕要多出一些甚或多出许多意味。

告别时有同伴无意间夸赞地里的南瓜长得好，女主人又麻利地跑到地里摘了一个大南瓜来，硬塞在我们怀里。抱着南瓜走出老远，回头还能看见他们夫妇俩在路口站着的身影。忽然却又想起了另一个身影，那就是48年前坐在院子一角的婆婆。如果当时我们问她在想什么，她会不会也只回答两个字：“稀痕！”

初到南极，你以为冰只有一种颜色，那就是纯白。看得多了，才发现南极冰的奥妙。冰川渗出幽蓝，如梦如幻。

那些刚刚从冰川口的“冰舌”上分裂下来的“新生冰山”，是凶猛的冰山婴童。它们重心不稳定，容易发生翻滚和倒塌。我们到南极时正值夏季，冰山消溶变酥，塌落崩裂，轰然作响，掀起巨大涌浪。远眺之下，胆战心惊。

“金字塔”形的尖顶冰山，水体积积庞然。登陆艇无声滑过，冰山潜藏水底的部分历历在目。它们并不隐藏自己的狰狞，如无大风，它们也不会主动出击，只是寂静地守候在那里。你若远离，便也相安。

依我目测的结果，水面上的冰和水下冰的体积比例，有很大不同，有的是三五倍，有的几乎相当于十倍。

天堂湾是三面为巨型冰山环伺的海湾，冰山像巨型蓝宝石，折射七彩阳光，深邃神秘。

南极的冰，为何有如此妖娆的湛蓝？

尽管我年轻时戍边，守卫过号称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那里的冰雪和南极比，从体量上说，实为小巫。在中国南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常常以为冰箱里冻着的规整块状物，加上冰激凌冰棍，就是冰了。人造冰场的平滑冰面，便是冰的极致。以为白色和半透明，就是冰的全部真实和本质。到了极地，你才豁然醒悟，冰是一种多么伟大而凶猛的存在！它们或是无边海水凝冻而成，或是从南极冰山崩裂而下，身世虽显规模宏大，傲然不可一世。

冰变成深蓝色，需要4000年。变成近乎墨色，则至少需要10000年。关于冰山的下水下上体积比例，有说九倍，有说八倍，还有说三倍的。海明威著名的冰山原理，指导着他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大家公认：一部作品好比“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八分之一，剩下的八分之七则在水面之下。作为写作者，你只需表现“水面上”的那部分就足够了，剩下的八分之七，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吧。

我向随船的极地专家，请教冰山理论。他说，那要看冰的籍贯和历史了。我乐了，说冰还有出身论啊。

极地专家说，是的。最古老的形成于陆上的冰体，曾被剧烈压缩过，它们中间所含的空气很少，黑冰就属这类。它们一旦落入水中，大部分都会沉没，甚至有90%潜藏水中。那些年轻的海水中冻结出的海冰，质地比较疏松，所含空气较多，甚至只有二分之一沉在水中。于是这个比喻恰一词，从十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都是正确的。

我说，明白啦！海明威取了折中之法。

专家继续道，冰对南极极为重要，如果没有浮冰，南极就不会有冰藻、浮游生物，鳞虾将无从觅食灭绝，企鹅也随之陷入灭顶之灾，南极的整个生物链随之崩解。

他有些忧郁地补充道，现在，世界上很多淡水资源缺乏的国家，已经在琢磨如何把南极冰山拖回自家了。在可以想见的不久的将来，人们瓜分南极冰山的企图可能会变为现实。

骇然！南极冰啊，你会有背井离乡被人拐走的那一天？橡皮艇在天堂湾漫无目的地游荡。专家手指不远处道，布朗斯崖属于南极大陆延伸出来的一部分。他又指指另一侧，说，从理论上讲，我们从那里一直向南走，突破无数冰山，便可直抵南极点。

我半仰头，极目眺望。南极冰山已修炼成自然界中最纯净的固体，浩瀚巍峨，昂然高耸至天之尽头，无际无涯。极远方连绵不断的冰山，给人无以言说的震撼感。冰山，统一单调，除了令人窒息的惨白色，没有一丝色彩装点其上。它严酷壮烈，无声地烈焰般喷射着拒人千万里的森冷。它屹立在寻常人等所有的想象之外，以顶天立地的旷世遗存，统摄我们卑微的灵魂。

一两屋收成，围观的村民也人人有份。按照约定，鱼塘虽承包给了塘主，每年拉大网的收成，先要供给村里各户年节所需。几大箩鱼便给运到附近最开阔的晒谷场上，倒出来，整齐码在场上。满场摊着的大鱼，看在我们眼里，每条都有差不多一个小孩的身量。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白马湖底竟藏着这么大的鱼，何况又这么多，奇得我们在场子里乱跑乱出，忙个不停。又看各家照着编好的册子，依人口多少，提着大竹篮来领鱼。那鱼领了回去，一时自然是吃不完，剖杀洗净，内外抹上盐粒，吊在檐下风干。年节前后，饭桌上一餐一块风鱼干，很快吃腻了。但那一场子大鱼的奇景，还会在想念里盘桓良久。

白马湖上，至今年还拉大网，只是不再分鱼。过去田头稻子有时歉收，若遇上蝗灾，颗粒无获，只好吃返销粮勉强应付。湖里却是年年多鱼。只听妈妈说起她十几岁时，有一年夏天，大旱，白马湖也见了底。沿湖一带，壮年男子纷纷下到水里，拿最简单的渔网搅动淤泥，捉鱼无数。其时外公获罪，外婆病重，家里无人能捉鱼，妈妈只好远远地站着观望。忽见近旁浑水里挣扎的一尾大鲢鱼，足有两尺余长。她怯水，此时奋力跳进湖，抱起大鱼，一到家便急切地叫：“妈妈，看我从湖里抓的大鱼！”外婆闻声，从病榻上强撑起身体，笑吟吟道：“阿因当真能干。”不久，外婆就过世了。那一尾大鱼和外婆的笑靥，成为那些灰暗日子里妈妈惟一鲜亮记忆，到今天还时常提起。

在天堂喝下时间

毕淑敏

执掌冲锋舟的探险队员，专门把船停到了一丛浮冰当中，我们如踏入水晶宫殿的围墙。我摘下手套，用手指尖轻触了一下冰川尖锐的棱角，立时冰得痛彻心扉。

专家说，请大家放下手机和相机，谁都不要说话，闭上眼睛，静静地，静静地，倾听南极的声音。

我先是听到了呼吸声，自己的，别人的。然后听到了心跳声，自己的。在熟悉了这两种属于人类的声音并把它们暂且放到一边之后，我听到了南极独有的声响。洋面之下，目光看不见的地方，有企鹅滑动水波的流畅声音。洋流航筹交错，在相互摩擦时发生水乳交汇般的滑腻声。突然，我听到一声极短促极细嫩的尖细呢喃声。

我以为这是错觉。万籁俱静易让人产生幻听。无意中睁开眼，看到极地专家。他好像知我疑问，肯定地点点头，以证明在此刻，确有极微弱的颤音依稀发生。

冲锋艇此刻正位于布朗斯崖之下。它高达745米，陡直壁立，几乎可说直上直下。濒临天堂湾这一侧岩石，有锈黄色和碧绿色的淋漓之痕，在黝黑底色映衬下，甚为夺目。无数海鸟在岩峰盘旋飞舞。

什么声音？我忍不住轻声问，怕它稍纵即逝，我将永无答案。

是刚刚孵化出来的蓝眼企鹅宝宝在呼唤父母，恳请喂食……专家悄声解说。

我赶紧用望远镜朝岩壁看去。那声音细若游丝，我以为蓝眼企鹅是画眉般的小禽，却不料在峭壁如削的布朗斯崖上，两只体长约半米大的鸟，正在哺喂一只小小幼雏。亲鸟背部皆为黑色，脖子、胸部至腹部披有白色羽毛。它们可能刚从冰海中潜水后回家，羽毛湿透未干，似乎还有水滴滴落。它名叫“蓝眼企鹅”，双眼突出裸露，呈明媚亮蓝色，在略显橘色的鼻部映衬下，艳丽醒目。它们英勇地把巢筑在高陡岩壁上，下方百米处，海水荡漾。

我分不清正在喂雏的亲鸟是雄还是雌，只见它大张着喙，耐心等待着小雏鸟把嘴探入自己咽部，来啄食亲鸟口腔内已经半消化的食物……雏鸟在吞咽间隔，偶尔撒娇鸣叫，索要更多哺喂，恰被我等听到……

人们渐渐从静默中醒来，神色庄重，似有万千感触不可言说。短暂的南极静默，会在今后漫长岁月中，被人们反复咀嚼回味。

天堂，第一是安静。人间太喧嚣了。我们已经忘却了露水凝结的声音，花蕊伸展腰肢的声音，青风吹皱春水的声音，蚯蚓翻地促织寒鸣的声音……有的只是键盘滴答、短信提示、公交报站、银行医院排号点名，当然还有上司训导、同僚寒暄、不明就里的谣传、歇斯底里的哭泣与嘶喊……各种人工制造的声音，无时无刻不在围剿撕扯着我们的耳鼓，让人心烦意乱纸醉金迷。

聂鲁达的诗陡然浮上脑海。“我喜欢你是寂静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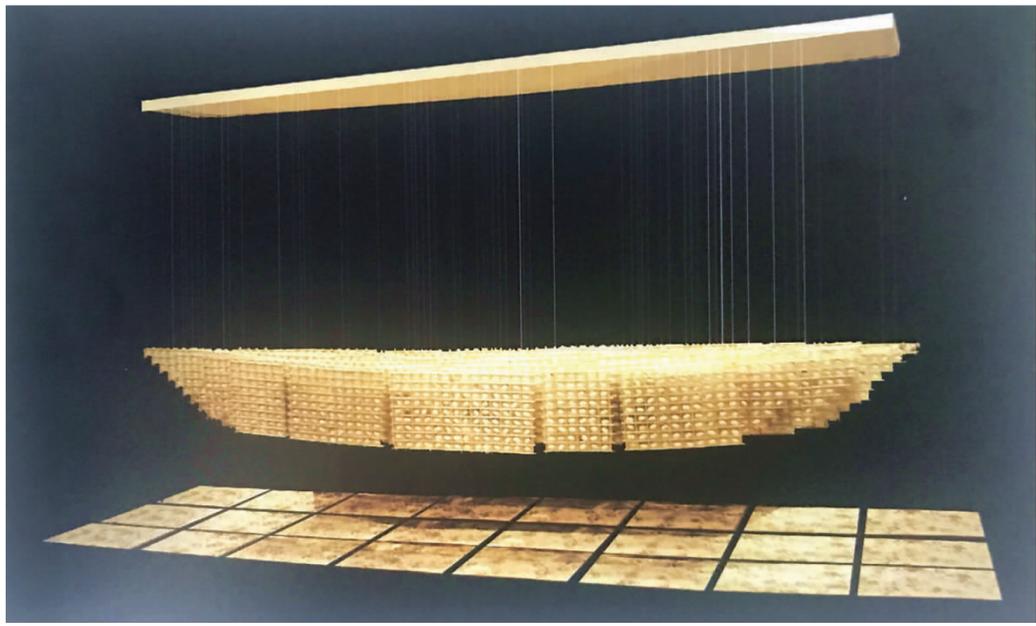
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

……”老聂写的是一首情诗，追怀一名女子。此时此刻想起这诗，似乎有点不着边际。不过我们喜欢一首诗，有时只是喜欢其中一句话。这一句话，如同咒语，将无以言表的心绪捕捉。

那么现在，让我再次重复这箴言似的感叹——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你的沉默明亮如灯，简单如指环，你就像黑夜，拥有寂寞与群星……海冰专家俯下身去，从海水中捞起一块冰，说：它的年龄足有一万岁了。把它含在嘴里，你就在天堂喝下了时间，从此做人就有了更广博的尺度框架。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笔会

流（装置） 史钟颖

白马湖冬渔

赵霞

乡下最萧条是冬天。最后一季晚稻在深秋里抢收完毕，趁着秋阳的余力把稻子晒干，纳入谷仓。再慢悠悠地种下油菜。大冷的天，油菜秧养在地里缓缓地长，横竖用不着急。于是悠悠地耘了田，分了畦，挑个日头不大的天，拔两担菜秧到田头，仍然是缓缓地种。收割是几家子人合力，一鼓作气，闷头大抢。此时却只需一两人，说说笑笑地栽完了一两亩田。待到油菜种毕，好像一切都歇息下来。一年的农事已了，天又渐渐冻成个大冰砣，实在叫人懒得动。

然而一年里，白马湖上最热闹的时刻，也是在冬天。湖里的鱼长了一年，又经秋膘养过，正是最肥壮的时候。年关将近，家家预备祭祀、分岁、待客，又都等着用鱼。分田以来，白马湖也给分成几大鱼塘，用粗毛竹桩拉起纱网，隔开水域，各自经营。那段日子，包鱼塘的踱过湖边，满面喜色，却捺着性子，不动声色地沉默着。

内里的安排自然早已定妥。先到来的是鸬鹚船。大好的太阳天里，湖上條地现出细而长的一排鸬鹚船，摇得水上碎银似的阳光愈发晃眼。羽色乌黑的鸬鹚们伸着脖子，齐整地站在舷上，雕塑似的一动不动。小船划到湖中心，渐次散开。赶鸬鹚的放下摇桨，由船底捞起一根细竹竿子，往舷上一抹。黑色的身影纷纷张开翅膀，下水而去。一时间，湖上溅开一片大大小小的水花。小船受了鸬鹚和湖水两头的力，晃得几乎要翻过去的样子。赶鸬鹚的却笃定立在船头，只从嗓子底粗声吆喝“嗨嗨”。人们站在岸边，远远地看见水花逐渐隐没，鸬鹚船也停了摆，空空地浮在水上。鸬鹚们不知都钻到哪里去了，好像方才它们停在舷上的一幕，才是幻觉。这样等了许久，久到我们这些在河里扎惯猛子的小孩感到实在透不过气来的憋闷，真担心它们就此消失了。

“嗨”地一声，第一只黑鸬鹚翻出水面，跳上小船。紧接着是另一只，又一只……湖上这才开始真正热闹起来。赶鸬鹚的男人吆喝着，跨步上前，捉住最先上船的鸬鹚的颈项，只一捏，便有鱼儿从鸬鹚嘴里跳落到船板上。他头也不回地将鸬鹚甩到水里，又捉住了下一只，一捏，一甩。鸬鹚们毫无抱怨地重新钻下水去，又带着一脖颈的鱼跳回船上，男人们捉鸬鹚的手法也是愈看愈快。到后来，我们早分不清舷上那些脖颈骤然撑大的鸬鹚，究竟是哪只先上的船。只看见它们络绎钻出水面，跳将上来，又一一地给重新甩下水去，扑腾声不绝。各只船上的七八个鸬鹚，各有各的主人，入水后，四下里游弋，早乱作一团。待到捉好了鱼，辨着各自主人

的“嗨嗨”声上船，却绝不会认错。

向午时分，鸬鹚船载着半船鳞光逐渐靠岸。船里跃动着的那些鱼，有的简直跟船舷上立着的鸬鹚差不多身量，不知道它们在水里是怎么给吞下去的。赶鸬鹚的男人们打着桨，一脸黝黑的笑容。鱼塘的主人守在岸头，也矜持地微笑。依照惯例，鸬鹚捉鱼的收成，由鱼塘与鸬鹚的主人们均分。

鸬鹚捉鱼的热闹，却只是前曲。要到农历十二月快见底，这才到了收鱼的大季。这一天，进村的是鱼塘主专聘来“拉大网”的捕鱼班子。一行十余人，行船荡桨开到河埠边。鱼塘的主人早迎候在那里。这捕鱼班压缩底的物件，是一张硕大的捕鱼网子。那网铺开有百来米长，七八米宽，贯以粗大的网纲绳，下压着铁坠，上系着浮子。一切预备妥当后，领头的班主指挥着众人开船离岸，开始张网。鱼网需张在鱼窝处，起网时才能有满意的收获。大湖里，鱼儿并无固定的巢穴，却喜聚众而行，或在南向的深水处，或在日常觅食的区域，所谓鱼窝，即是指的这种聚集处。

有阅历的捕鱼班头，只需将眼睛往湖底下一探，即可见出鱼的多少大小。

拉大网是冬天里难得的大景象，此刻，岸边早围满了一圈看热闹的人。这边班头指点着船上诸人将大网一段一段小沉入水中，那边岸上站着的捕鱼班的其他人，还有鱼塘主人请来的本乡帮手，一齐拽着纲绳。只等班头下网完毕，一声令下，众人“嘿哟”发力，将纲绳缓缓收紧。收纲是极耗气力和耐力的活，男人们齐力拖拽一两两个时辰，才将纲绳缓缓拉向岸边。随着纲绳的收紧，最旁观者激动的景象也显露出来。收到近岸浅水处，便见网中鱼儿挤挤，银鳞翻动，那些大鱼比起鸬鹚船捕获的最大者，又不知大了几倍。穿着胶裤的男人们跳下水去，挽着大网拖上岸，那景象真是壮观。足有人们半身长的大鱼给从网里拎出来，拖上岸，那景象真是壮观。足有人们半身长的大鱼给从网里拎出来，拖上岸，那景象真是壮观。足有人们半身长的大鱼给从网里拎出来，拖上岸，那景象真是壮观。

鱼塘主矜持的微笑终于一破而为舒展的笑容。这是一年里最大的收获，一分作三，大头自然归塘主，捕鱼班分得